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陳振興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史彌遠廢立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幬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

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
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年余天錫
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
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為近屬亦未有後欲借
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
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客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
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
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

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託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遣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

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重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
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秉宫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
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
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録鄭清之
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
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
然出言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
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恵憲王府學教授清

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蓋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眞德秀聞其事力辭宫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

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荅一語則清之將何以荅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内外軍民皆以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

禁中遣快行宣眴令之曰令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眴入宫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眴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宫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

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宫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

韓侂冑蓄養羣奸指正爲偽外挑强隣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

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

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師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師師赴之至執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眞德秀

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禄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顧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盡善臣

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

濟王并殺王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非擬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以

此身受此汚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渺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强以無上久則内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黙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以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

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兇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貫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

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文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呋奏上彌遠以筆横抹之　秋七月

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常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

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金河北山東之沒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僧格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硼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陜州適河

氷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徹爾瑪哈曰辟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惟羣有戒盍遂舍之徹爾瑪哈恥于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圖埒訥色伯特南征鯨懷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額森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

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穆呼哩帥先鋒蒙古巴哈權帥烏葉爾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撻克阿嚕台圖克坦伯嘉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繰古出師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

還平陽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别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布色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

章珠格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葉爾等别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巴哈别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巴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夜半引軍

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巴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道潤有勇畧敢戰鬬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眞定叛慮為所梗乃集鈕祜祿珍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眞定府事　十二月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劵金印分鴻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隷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

鎰州皆下之初鎰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瑨從穆呼哩為署百户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召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

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絶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顔鄂爾多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布

拉克圖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珠格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顔阿拉左廂譏察霍定知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

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完州復敗仙將葛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寧晉諸縣

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于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珠格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

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遣汴欲置糺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摶多厚撫糺軍而摶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多木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摶多二人也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隷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

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圖克坦鎬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西陜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

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
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
同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强　秋七月金使烏庫哩仲端
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蒙古
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巴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
金恒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説
穆呼哩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
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

乎穆呼哩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偃中肅然冬十月蒙古主遣達呼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户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

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索隆噶爾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内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

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絶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索隆噶圖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

治曹州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守葭自將兵攻綏德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攻延安金元帥哈達與納哈塔敏珠爾鄂之哈達以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巴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巴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

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穆呼哩徇青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巴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

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古納台哈布哈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痕都斯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觧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葢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痕都斯坦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鄂特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嚕岱守河中阿嚕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嚕岱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嚕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

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穆呼哩自河中師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岱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晛歸　十

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陜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特穆津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太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勿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華善為前鋒陳華善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囘鶻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華善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陥陣諸軍倚以為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伊喇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汲先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 冬十月蒙古諤格德依帥衆入陝西 初蒙古使諤爾根至陝西議

和金行省伊喇蒲阿赫舍哩約赫德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諤爾根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諤爾根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圖類帥衆入陝西鄜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原政事完顏哈達及伊喇蒲阿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巴哈往諭之哈達蒲阿言北兵勢

盛不可輕進巴哈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人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哈達蒋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哈達蒋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　金完顏陳華善敗蒙古將蘇布特于倒回谷

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類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

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類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類先趨寶鷄蘇布特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蘇布特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托壘閭蘇布特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圖類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

西西軍由别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顔慶善努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額爾克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陥草火額爾克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

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為監戰

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攺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譛

額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

節因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内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

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别之　十一月

蒙古圖類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

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

軍冐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

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月哈達

--

莽阿師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華善武仙兵皆會之遂

出屯順陽圖類將兵渡漢江哈達莽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額德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内空虛必為所潰莽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哈達莽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覩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

却其在西者望蒋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令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郤而擁之必勝矣蒋阿曰江路已絶黄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蒋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蒋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

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莽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莽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葢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巴薩不從而遣瑪爾沁楚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瓜爾佳薩

哈將步騎三萬廵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類以師來會瓜爾佳薩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瑪爾沁楚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蘇布特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珠格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

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命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哈達伊喇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

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急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以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

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容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蒶阿已失所在哈達遂與陳華善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圖類與金相持遣扣肯布哈齊黙衮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黄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華善趨避隱處殺掠稍

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圖類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華善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莽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圖類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内死耳遂

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勒登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伯嘉為關陜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陜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陜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哈傳吉名烏勒登援汴烏勒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和碩泰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泰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陜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

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烏勒登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烏勒登和碩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圍

歸德府金行省持嘉紐勒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薩布爲左丞相薩布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絶金主大懼平章政事巴薩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連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

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齊克紳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銅鞕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

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宜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莽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呼岱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巴薩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閧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

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鞑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

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北口樓櫓

壕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巳薩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

爇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
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
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
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
藥以火發之輙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
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内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
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
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

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持嘉喀齊喀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色哩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

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觧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塟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户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絶　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

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呼沙呼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閒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持嘉喀齊喀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喀齊喀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絶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

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責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

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周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奩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錫默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博諾所

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 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金
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
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
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
乃起院判巴哈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
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
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
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葢我軍食力猶在也若

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亾决此一舉外則可激三軍之氣内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富察古納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内族恩楚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黙然古納曰若將相可了何

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巴薩右副

元帥恩楚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伯嘉等帥諸

軍扈從叅政努申樞副兼知開封錫琳阿巴裹城四面

都總領珠赫外城元帥東面博斯和南面持嘉約爾珠西

面崔立北面富珠哩瑪努勒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

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閧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

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

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　布宣言曰前日廵狩

之議爲巴哈攺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
皇后妃主别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
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
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輦昌元帥呼沙呼
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
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黄陵岡巴薩擊蒙古
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
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

嚮應者鄂敦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巴薩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持嘉紐勒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呼爾古納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

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漚麻岡遣巴薩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巴薩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躡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巴薩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巴薩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哈喇齊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

入歸德遣奉御持嘉達實布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巴薩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户潛伏洞穴見富察古納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巴薩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内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

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宫人情益不安西南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汹汹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錫琳阿巴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宫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錫琳阿巴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錫琳

阿巴不荅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
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劒指完顔納紳及錫琳
阿巴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
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錫琳阿巴次殺納紳
及左司郎中納哈塔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
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爾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
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
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

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蘇布特軍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

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内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

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闇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夏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塟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

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
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
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
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
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
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蘇布特
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
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

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户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
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
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
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俟成
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持
嘉紐勒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
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富察古納忠孝

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古納謂曰紐勒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古納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巳因謀圖用時蒙古特們德爾圍亳州且曰遣兵薄歸德民心揺揺古納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紐勒歡沮之古納不悦乃私與完顔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古納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内族錫馨陰察其

動靜阿里咎反以金主意告古納金主復懼古納馬用

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古納

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刼朝官聚

于都水毛和寧宅以兵監之驅紐勒撳至其家悉出所

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刄刼直長把

納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劔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

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古納因大殺

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古納

提兵入見言紐勒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紐勒歡罪而以古納權叅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吕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瓊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

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富察古納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古納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古納因其母以計請和古納乃密與特們德爾言欲刼金主以降特們德爾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古納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古納以金銀牌與來使而

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隂備火槍戰具古納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們德爾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郤而復進古納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特們德爾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古納盡焚其柵而還遂眞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錫馨總軍以守亳州　金富察古納既敗特們德爾勢益暴

權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益
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
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努色爾
恩楚烏克遜愛新等密討古納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
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
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
決及古納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古納力陳不可至
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

衆以古納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名
宰相議事而令恩楚伏于照碧堂門閒古納進見恩楚
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劔斬之古納中創投城下以走
恩楚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恩楚請金主親
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
金主以齊克紳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
參政内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齊克
紳建堂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

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凌阿呼圖代行省事齊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齊克紳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齊克紳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齊克紳之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齊克紳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齊克紳率卒

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强多以輕騎携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齊克紳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以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師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齊克紳拗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黄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黄旗二導前黄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

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富珠哩小羅索僉書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鉅細

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从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居燕山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鋭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

幾于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
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
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
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
驕則難制雎陽之禍豈獨古納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
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
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
悉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

尚食闕供為言金主遂踈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

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烏黏展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

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吴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機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哈努勒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庫哩呼圖克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叅知政事穆延烏克登僉書樞密院富珠哩中羅

索師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呼圖畏縮命瓜爾佳玖珠代之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呼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

也付之金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呼岱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

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曰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

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

名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説止之金總帥富珠哩中羅索帥精鋭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羅索僅

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摘三面精鋭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决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

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頁嚕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薩布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煑且聽

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没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永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和哩布之後巴薩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脩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巳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洞開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

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小羅索烏淩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紇石烈赫舍哩栢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馬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寛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

已宜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
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
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
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
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
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輙以聖主
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
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夏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荊襄以兵五十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

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嗚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壓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

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易其所書故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説乃命趙范移師黄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

餽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内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獘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

精吏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内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服遠人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

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趨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内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饑寒之氓常欲乗時而報怨茶鹽之冦嘗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凛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

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

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磬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

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

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
金人既滅與北為隣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
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
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
區獲俘不過暧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邊臣誤
國之罪不待言矣開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
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

激而為變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執政不能從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還努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爾何傷即出匕首横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薩哈殺苑秀折希顏後

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旄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刼奪烝淫暴害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噉之以三旄掛闕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

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趨洛陽廸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廸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餠而食之楊誼之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

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

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劾十二月已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等

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